

陸軍軍官學校校長關麟徵將軍講演

周易乾坤二卦其像墨
道法兵各字以學說之
綜合觀合行本

拔提書店印行

儒墨道法兵各家學說之綜合觀

周易乾坤卦
二與墨
法家兵
學各說
之綜觀
合訂
本合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一—五五〇〇本）

定價國幣貳千元

講演者 關 麟 徵

發行者 成都拔提書店

印刷者 成都拔提書店

儒墨道法兵各家學說之綜合觀

目 錄

第一章 孔子學說思想的檢討

第一節 孔子集中國正統思想之大成

第二節 治學與治事的思想方法

第三節 社會倫理思想

第四節 政治思想及其方法

第五節 儒家之濟世心及其人生觀

第六節 儒家之教育精神

第七節 孟荀二子對於儒學的倡明

第二章 與儒家對立的主要學說摘要檢討

第一節 墨家學說的檢討

韓非道法兵各家學說之綜合觀

目錄

第二節 老莊學說的檢討

第三節 法家學說的檢討

第四節 兵家學說的檢討

第三章 結論

儒墨道法兵各家學說之綜合觀

第一章 孔子學說思想的檢討

第一節 孔子集中國正統思想的大成

今天是孔子誕辰，我們紀念孔子，首先要知道孔子學說和人格的偉大，才能進而有所效法。我們要知道他的學說的偉大，必須對其學說，以至整個儒學作一扼要檢討；並且要拿同儒學對立的幾種主要學說，加以比較檢討，然後才能發現孔子儒學的正確與偉大來。孔學的來源，並非孔子自創，而是根據中國自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一貫的正統思想學說，加以整理刪定，發揚光大，而集其大成的。孔子有大成至聖先師之尊號，以此；中庸上說：「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就是孔子承繼中國自古以來正統思想和發揚光大集其大成的明證。我們知道詩、書、禮、樂爲孔子刪定，論語記載，亦稱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爲易作十傳，及據魯史爲春秋，亦非自己創作。至學庸論語諸書，乃孔門弟子就孔子平日言行及傳授必法，加以整理記載，亦非孔子自著。所以說孔學非孔子自創，而爲中國自黃帝堯舜以

來一貫傳統的正統學說思想的整理與集大成。我們明白了孔學的來源與根據，才好進一步來作檢討，並與其對立之各家學說來作比較。

第二節 治學與治事的思想方法

儒家治學的方法，詳見於大學中庸，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入德之門，即是方法，其中最顯著者，如「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是說明治學的目的，於己爲明德，於人爲親民，其最高目的，乃止於至善，即完美無缺之意。而其治學程序，所謂「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程序精微，系統井然，爲世界各國思想家所未道及。又於中庸上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這更顯示他治學之毅力，知行聯貫，與學用合一，知行澈底，治學認真的精神。

第三節 社會倫理思想

孔子對於社會倫理，首重正名，使君臣父子名分分明，各盡其道。中庸上說：「天

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何，誠也；誠也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庸上對誠字講得非常詳盡，從十九章起，至二十五章止，全是解說這個誠字，可見他對於社會治理之方法，是以五達道爲根本；而實行五達道，則以三達德爲依據；要行三達德，則須本着一個誠字，這是儒家一貫的安定社會的倫理學說。

第四節 政治思想及其方法

儒家之政治思想及其方法，在禮運篇上有一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一這便是儒家的最高政治目的，大同之治，天下爲公，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我們總理手創的三民主義，其最高目的，即本於此，所以總理每喜爲人題天下爲公，或竟書禮運大同章全文。其方法最著者有二，大學上說：一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一這便是儒家由

作人而至作事，格物誠意修身而至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方法程序，即是由一個人的精神思想上做起，到身家國天下，這種哲學體系博大精深，亦是世界各國所未有的。又中庸上說：「凡爲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這也是儒家的政治方法，是由個人修身，擴大到親賢，臣民，百工，以及邊疆諸侯，由近及遠，由親及疎，由小及大，由身家而到萬方。總之：以上儒家治學治事作人治國的一貫主張，是首重立己正己，以明德修身爲本，這是最值得我們注意效法的，所謂「君子務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你們入校求學，先要將自身修得正，才能進而爲社會國家服務。

第五節 儒家之濟世心及其人生觀

論語上載：「富貴於我如浮雲，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如：「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臨財無苟得，臨難無苟免。」「君子居易以俟命。」「不怨天，不尤人。」「不佞不求，何用不威。」由此可見對於富貴財利軀殼，視之如浮雲曇花；最爲重視的，乃是人格精神。而不怨不尤，不佞不求，非聖人其孰能之？歷史上載：「孔子三月無君，則惶惶如也。」這是表明了聖人憂世濟人的責任心，並非俗眼所看爲作官主義者，此卽所謂以不忍人之必

，欲行其不忍人之政。孟子說：「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猶己飢之也。」又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看到孟子這幾段話，則儒家濟世苦心，瞭如指掌，而其人生觀，亦可就以上的引語澈底認識。是犧牲小我，以成大我，輕視富貴財利，着重於作人救人行道濟世的。

第六節 儒家之教育精神

孔子有弟子三千，以禮樂射御書數六藝爲教，射御數屬於軍事，即文武合一之教。孔子曰：「我學不厭，教不倦也。」又論語上：「循循然，善誘人。」這都是說明儒家的教育精神。且「有教無類，」教育平等。又因人施教，我們看論語上，孔子弟子問齊問政等，各人所問者，同一題目，而孔子則就個人之性格缺點，分別答之。又論語上說：「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這幾句話，更證明其盡其所知，以教其門弟子的精神。此外論語上所記載的，孔子對其門弟子的口頭訓戒，如「野哉，由也。」「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賜也，好貨。」「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污也。」等語句，一則可見到其門弟子的精誠無忌，再則可見到教訓的嚴格關切，這都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第七節 孟荀二子對於儒學的倡明

在秦以前，春秋戰國之時，中國學術思想之發達，爲黃金時代。諸子百家，相互爭鳴，進而互相排斥攻擊，一時孔道陷於淹沒之勢。幸有孟軻好辯，荀卿守舊，孔道復得昌明。而孟子尤爲盡力闢邪說，斥楊墨，不遺餘力。孔子倡仁政，孟子依據以倡王道，講仁義，絕功利。而二子所不同者，孟子主人性本善，惻隱羞惡是非之心，人皆生而有之，求學者求其放心耳；只要人能除去後天所習染之物慾，復其本來善性，人皆可以爲堯舜。而荀子則說人性生來本惡，要學善去惡，這是儒家學說自己閃爍之點，後世儒者多重孟子之說；因之，荀卿曾被擯于文廟之外。雖然，二子對於性之善惡，各執一詞；然其倡明儒教，闢斥邪說，則無二致；此爲儒學存亡絕續之一大關鍵，不可不知。

第二章 與儒家對立的主要學說摘要檢討

第一節 墨家學說的檢討

現在把同儒家學說對立的幾種主要學說摘要加以檢討，再作比較，以便明瞭儒學之偉大正確，及其得失。在漢武未專尊儒術以前，與儒術並壘相對的，則爲墨學。當時是

托墨并稱的。墨翟初本學儒，因對其發生不滿，棄而自創新說，與之抗衡。墨子學說與儒學差異之點甚多，其尤著者，一爲儒家主張仁民愛物，是由「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就是說由近以及遠，由親以及疏，由己身以及家國天下。而墨子則主張「兼相愛，交相利」，他的意思，是說社會國家，其所以互相攻伐篡賊；人與人之所以彼此損人自利，皆由於人人只知愛己身，己家，己國，而不知兼愛他人之身，他人之家國，故相殘殺以自利；反之，如能兼愛人之身，兼愛人之家國，則一切神亂皆可消失。墨子兼愛中，第十五有言曰：「今諸侯獨知愛其國，不愛人之國，是以不憚舉其國，以攻人之國。今家主獨知愛其家，而不愛人之家，是以不憚舉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獨知愛其身，不愛人之身，是以不憚舉其身，以賊人之身。是故諸侯不相愛，則必野戰；家主不相愛，則必相篡；人與人不相愛，則必相賊；君臣不相愛，則不惠忠；父子不相愛，則不慈孝；兄弟不相愛，則不和調；天下之人，皆不相愛，強必執弱，富必侮貧，貴必傲賤，詐必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愛生也。」又曰：「視人之國，若視其國；視人之家，若視其家；視人之身，若視其身。是故諸侯相愛，則不野戰；家主相愛，則不相篡；人與人相愛，則不相賊；君臣相愛，則惠忠；父子相愛，則慈孝；兄弟相愛，則和調；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凡天下禍篡怨恨，可使毋起者，以相愛生也。」看了墨子這段話，就可明白儒與

墨主張很顯著的一個歧異。

儒墨學說第二個歧異處，則爲儒家主張慎終追遠，厚葬久喪。所謂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荐其時食。墨子則主節葬短喪，意思是厚葬久喪，於人無益；且可使人貧困，以至損害健康，影響工作。他主張「銅棺三寸，足以朽體；衣衾三領，足以覆惡；及其葬也，下毋及泉，上毋通臭；壘若參耕之畝，則止

矣。」

儒墨第二個歧異處，儒家主張以禮樂化民，所謂鐘鼓樂之。孔子所在地，則弦歌之聲不絕；又如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而墨子則有非樂之說，意思是說：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爲民上者，斂民財，以爲鐘鼓琴瑟笙等，不但不能解民之患，利民之用，且更增人民困苦，既於民無益有害，則爲不必要之舉。儒墨第四個不同之處，儒家對於鬼神，取含混態度，不確定其有，亦不確定其無。中傳上說：「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子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墨子則堅決確定其有鬼，不但認爲有鬼，而且由歷史提出許多事實來作證；並且說鬼且能爲人禍福，降祥降殃於人；如果有人害了人，作虧心事，鬼會顯靈來報復的。在他著的明鬼篇上，說的很明

白。他的用意，在以神道設教，認爲人如果不信鬼，則殺人放火，可以毫無忌憚了，這種立意與宗教家類似。

儒墨第五個不同處，儒家對於天與命看作沒多大分別，好像今人講的運氣差不多，孟子說：「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孔子說：「道之將行也，命矣乎；道之將廢也，命矣夫！」又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中庸上說：「君子居易以俟命。」而且對於天與命，不但無確定的解釋，並且避免談及，故有「子罕言利、與命、與仁」之說。而墨子則將天與命分而爲二，他認爲天上是有主宰的，這個主宰是好義愛民的。如果諸侯能行義愛民，爲天之所欲，天就可以降福給他的國，使其國運昌隆，如湯武之興起；反之，虐民爲不義，天則降之以殃，如桀紂之滅亡。士大夫庶民如能行義，爲天之所欲，天則昌其身家；反之，行不義，爲天之所惡，則降殃及其身家，詳見墨子所著之天志篇，用意與有鬼神論略同。至於論命，墨子則有非命篇，認爲治亂禍福，全在人爲，沒有一定不變之命。他舉國例來說：「古者桀之所亂，湯受而治之；紂之所亂，武王受而治之。此世宋易民未渝，在於桀紂，則天下亂；在於湯武，則天下治，豈可謂有命哉？」墨子這種主張，是獎勵人自奮爲善，給宿命論者一個打擊。

此外墨子之非儒篇，專門抨擊儒家；其他主張，仍多與儒不同之處。如儒家厭惡戰爭，意思當然指侵略戰而言；但無如墨子之明顯專門非攻，且提倡防禦自衛，並發明防

鑿技術及工具，曾爲救宋與公輸般作如今之沙盤演習，破其雲梯攻城之法，使楚不救。宋。諸如此類尙多，茲不多述。而墨子對物理，猶有其獨到之發明，至今爲科學家所驚奇。在秦以前，孔墨並稱；自漢武帝，尊儒術，黜百家以後，儒家信徒又復竭力發揚光大，力詆異己學說，儒道乃日益倡明；墨學與百家之學，俱日形衰落。前面說過，孔學是本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一貫傳統思想學說而來，而墨子則根源於大禹之節儉、刻苦、犧牲自己，爲大衆服務之精神而來。墨子好打不平，抑強扶弱，磨頂放踵，利天下爲之。雖然墨學自漢武而後，逐漸淪沒，但我國社會上奉信鬼神，及江湖豪俠之替天行道，種種俠義行爲，皆爲墨子之遺風。

又晏子春秋，係晏嬰之門弟子本着晏子平生的言行編輯而成，其中墨家言，居十分六七，間亦有儒家言，因墨子初本學儒，因有不滿，乃離開儒家，自爲新說。吾人讀了晏子春秋，於其言行上，則晏子之所作所爲，已爲一十足聖人。儒家所言者，晏子多能行之。太史公司馬遷爲管晏列傳，最後有如晏子復生，吾願爲之執鞭之讚，於其他列傳本紀，皆未見有如此之推崇語，可見晏子人格精神之偉大，爲墨學放一異彩。當時與墨子併稱的，尙有楊子，楊非墨匹，其學已失傳，此不論。

第二節 老莊學說的檢討

與儒家對立的學說，除墨子外，其次爲老莊學說。老莊學說也是根據中國古代的思想學說而來的，由老子發其端，莊周集大成。孔子入周于后稷廟嘉金人之銘，金人銘，其言如出老子之口，所以有黃老之稱。意思是說，從軒轅黃帝就有此類學說，以爲老子是根據黃帝學說思想而來，這種說法不一定正確，不一定老子一類的思想學說是從黃帝時創始，但由此可見中國自三皇、五帝開國以來，所傳下的思想學說，有好幾種，不過孔子承繼其正統罷了。現在擇要探討孔老相異之點，主要的孔子儒家以用世爲目的，而老莊則在出世與用世之間。儒家倡言仁義，以禮樂化民，久則生弊，一般諸侯與大奸佞，則竊仁義之名，行盜竊之實。所謂大盜者，盜仁義禮智者也，以仁義之名，盜得王侯之實一樣。老子則倡言「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仁慈；」主張清靜無欲無爲，順乎自然；其學以守雌不爭，不先處下，致虛爲務；而其目的，則在以退爲進，以柔克剛，以弱勝強，以無爲而至無所不爲。莊子多寓言，將老子學說更爲發揚而光大之。

第二節 法家學說的檢討

墨老而外，與儒家對立的，又有法家。

法家學說以管仲爲鼻祖，商君、慎子繼之，至韓非而集大成。法家與儒家歧異之著

者；爲儒家以禮治，法家以法治；儒主仁義，法主功利；儒家凡事僅示大綱，於高論，而法家則不徒尙空言，凡事針對現實，於事物物都有其切要具體之辦法。管子曰：「雖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規矩之正方圓也。」慎子曰：「法雖不善，尤愈于無法。」史記列傳上說：「韓非病治國不務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用非所養，而養非所用。廉直不容於邦，枉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五十五篇，十餘萬言。」這是法家主法治，重功利的理論一般。至說法家不徒尙空談，凡事針對現實，猶握環境，訂其切要具體辦法，並切實施行；繼之以嚴刑重賞，以責其功績，則可于管仲相齊，商鞅相秦之事實明之。管子之財政政策：「今諸君煮水爲鹽，正而積之，桓公曰：諾。」十月始正，至於正月，成鹽三萬六千鍾，召管子而問曰：安用此鹽而可？管子對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宮室，理家墓，立臺榭，起牆垣；北海之衆魚毋得煮鹽，若此則鹽必坐長而十倍。桓公曰：善。行事奈何？管子曰：請以令糴之於梁趙宋衛濮陽，桓公曰：諾。乃以令使糴之，得成金萬一千餘斤，桓公召管仲而問曰：安用金而可？請以令使賀獻出正籍者必以金，金坐長而百倍，運金之重，以衡萬物。」管子既以獨佔鹽利之故，一舉而擡他國之金萬餘斤，資本之豪，舉世莫敵。於是復相時變，察物情，以敘輕散重之術，行諸他物。其第二次所獨佔者金也。管子又利用其金，以謀獨佔